

红鼠标 丛书

新加坡的早晨
我醒来

周晓雁 著

Awakening
in Singapore



树下
Illustration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China



Awakening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

16岁的小伟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幸运儿——身高1米81
被女孩子们暗地推选为全市中学生十大帅哥之首
深爱着他的妈妈
高贵典雅，知性而美丽
是大学里拥有很多专著的老师
深爱着他的爸爸，时髦前卫，搞笑而幽默
是地产公司里呼风唤雨的多金总裁
可是，只有小伟自己才知道，幸福是多么难得而遥远的东西
小伟在新加坡的聊天室里认识了不少网友
在网友的帮助下，决定去新加坡留学
这一决定在家中掀起了一场古怪的轩然大波
——为什么父母对新加坡都这么敏感
到了新加坡，小伟体会到留学的艰辛和社会的丑陋
而父母的秘密，也通过网络QQ而水落石出
那个面对真相，死亡的痛苦夜晚之后，小伟长大了

ISBN 7-5391-2216-1



9 787539 122168 >

ISBN 7-5391-2216-1

I·521 定价：13.80元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



周晓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周晓雁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2.12

(红鼠标丛书)

ISBN 7-5391-2216-1

I.新... II.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5546号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周晓雁

责任编辑 彭学军 彭友盛

装帧设计 汤 靖

插 图 周晓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 3300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7千

书 号 ISBN 7-5391-2216-1/I·521

定 价 13.8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 0791-6524772)

目 录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

第一章：被赶出物理课

001

一支粉笔越过前排学生，准确无比地砸在倒数第二排的我的头顶，老夫子仿佛学过武侠小说里的“乾坤大挪移”，突然就站在了我面前，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我的鼻尖：“喂，在走什么神：42分！”

第二章：得罪了肥医生

024

我有些诧异地指指自己的鼻子，她点头：“对，没错，就是你！快来！”她使劲地招着胖手，就差眼里没泛出泪花，否则真好像我是她失散多年却陡然相遇的什么亲人。

第三章：我要出国了

037

“别说了，我愿意出国！”我大声宣布。可以离开厌倦的校园，不用面对物理老师、教导主任；离开管教过松与过严的父母，离开这个并不快乐的家庭，自由自在到国外去独立生活，对我未尝不是幸福，不是好事。

第四章：网上的手相

062

“没关系，你就说我是你15岁的堂弟，我这手细皮嫩肉的，她哪知道真实年龄呢？”爸爸好自信地。

看着他那骨节粗大、青筋显露的大手，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老爸真的很可爱，尤其是当他脸皮厚的时候。

第五章：又惹哭了妈妈

078

“妈妈！我知道你希望我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光宗耀祖，那才是你认为的高尚的人吧？你把一辈子未了的理想心愿全押在我身上！我拿什么来为自己活呢？我自己的愿望呢？你这么自私自利，生我只是为了弥补你人生的败笔和不如意吗？”

第六章：网友小米成了同桌

094

我只是颇受震惊，傻傻地看着她身边的新同学米智成，不，应该说是我的网友小米，他既不是我一直以为的可爱小女生，也绝对不是他自称的孔武有力的大汉——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却宽度厚度惊人的胖男生，穿着一身大红的运动装。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

*Awakening in Singapore

104

第七章：异国来的网友

“嗯……新加坡可以打工吗？”小舞一副求知若渴的表情，问得挺像一个学习委员什么的角色，还故意装我昨夜的口气。

“一))) ##%……—*#¥%))))) ——) ——·!”顶点很高兴地把旧答案重复一遍。

126

第八章：第一次去酒吧

“先生啊，请吧！”其中一个扑扇着假睫毛，用一种油腻腻的娇声，向我示意眼前的饮料，丝毫不觉得她低三下四地跪着有一些可悲。

141

第九章：爸爸病了

我仔细看了看爸爸，发现他整个人发黄——眼珠、皮肤都很明显。

“老爸，你看起来简直就是三级片——好黄啊！”我说。

“去你的！老爸这叫烟熏妆，继晒伤妆之后最流行的一款！”他还在那里卖弄。

168

第十章：我爱我的家

没有人回应我的话，却不约而同地，他们都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左边的温暖粗壮，是爸爸的；右边的柔软修长，是妈妈的；突然间，我的眼里有一种热泪要奔流汹涌的酸楚，心里却满当地，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191

第十一章：新加坡啊新加坡

“哼，你们中国人，女的来干什么，大家都知道，你们男的也来，来干什么呢？”他冷冷地说。

“去你妈的！死老头！”我挂断了电话，气得全身哆嗦。

215

第十二章：泪在异国网中央

可是，我仍然醒了，还居然是让阳光照醒的，我在一片温暖中睁开酸涩疼痛的眼睛，窗外有新加坡特有的乌鸦在呱呱叫着，好像是阳光明媚的一天，那些悲伤并没有发生过。

一 被赶出物理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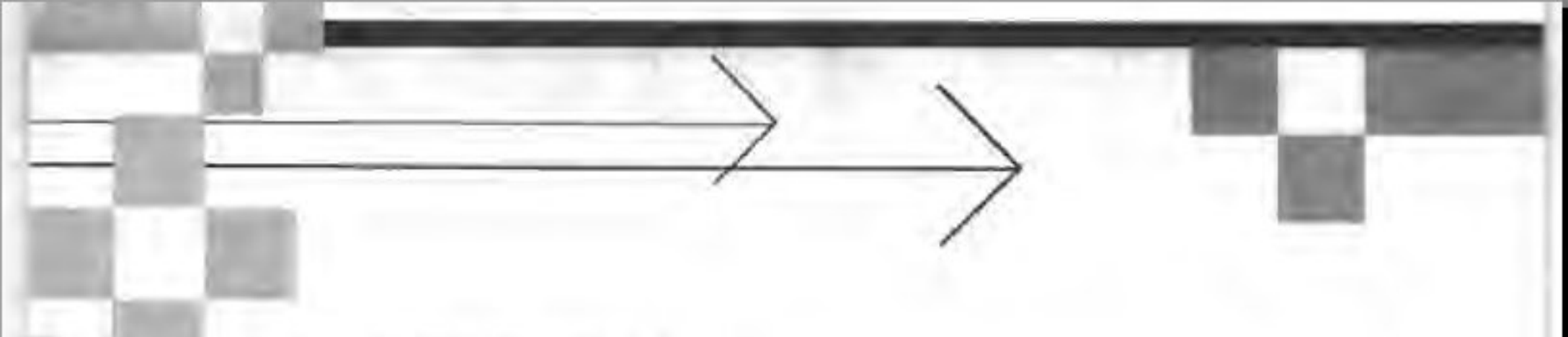
拿我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的套话来说：这是六月的一个清晨，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我们应该快乐地和小鸟儿放声歌唱。

可惜我不是长躺在海边椰树下的吊床上摇荡，也不是端坐在自己房间的电脑前上网，只能坐在死气沉沉的教室里，听物理老师讲解冗长无味的试题。谁叫我是一个16岁的高一男生呢？这注定我必须别无选择地过着这样的生活，学习与高考，早已是我们唯一的生存目标和意义。这样的日子，真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在我们这所全省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里，老师们不是名师就是严师。我们的物理老师陈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但著名得让学生家长及优等生们趋之若鹜，而且严厉得让我们这些中下等学生噩梦连连。这是一个矮小瘦弱戴了副超大眼镜的老夫子，在我看来，他最醒目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教育方法或者质量，而是他自己本身很有点心理问题，从来上课时间都喜欢唠叨一些莫名其妙的和课程无关的东西。

这不，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斜面之后，他突然放下粉笔，扶住眼镜将全班鸦雀无声的50个学生扫视了一遍，然后没头没脑地开口：“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点名，他(她)自己心里知道。”

除了阿呆在继续发呆之外，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面面相



觑，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陈老师冷冷一笑，拿起粉笔，边继续画图边说：“质量为 m 的物体，在平行斜面向上的外力 F 作用下，沿倾角为 θ 的光滑斜面，以速度 v 匀速上行时间 t ，那么，请问……”

大家都在凝神做着笔记，他又突然话锋一转：“那个人呢，就不要听了，不要假装勤奋的样子，你都不尊重老师的啦，还要学习干什么！”

同学们都吃惊地停下笔来，互相猜疑打量，有几个心虚的差生低下了头，有女生在窃窃私语：“说谁哪？”“谁惹他了？”

老师又扫视全场，哼了一声，继续讲课。讲了一会，又停住，双手抱在胸前，愤然道：“这个人，昨天下午放学之后，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马上回家，而是留在学校玩双杠。然后，当他走过教师宿舍的时候，看见了地上的几件衣服。这些衣服呢，上面带着衣架，很显然，是人家晾在阳台上，被风吹落下来的，而且最上面的一件，就是陈老师我经常穿的中山装，而且当时，只有我从4楼阳台往下张望找东西。这个人，这个人啊，老师教了你将近一年，你不会不知道4楼是我家，更不会不知道全校老师只有我穿中山装。我亲眼看见，你抬头看着我，然后几大脚从我的衣服上踩过去！别以为老师我老眼昏花，看不见你是谁，我看见了！还看得清清楚楚！我家里是全自动洗衣机，我怕你踩么？可是你这种行为，让老师寒心！你最好是自觉道歉，要不然……”

同学们还是面面相觑，没有谁是一副被他抓住的亏心样。老夫子多半真没看清那是谁，说不定还根本就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他不过在虚张声势，打算采用攻心战术，抓出那胆大妄

2

新加坡的早晨我醒来

为的倒霉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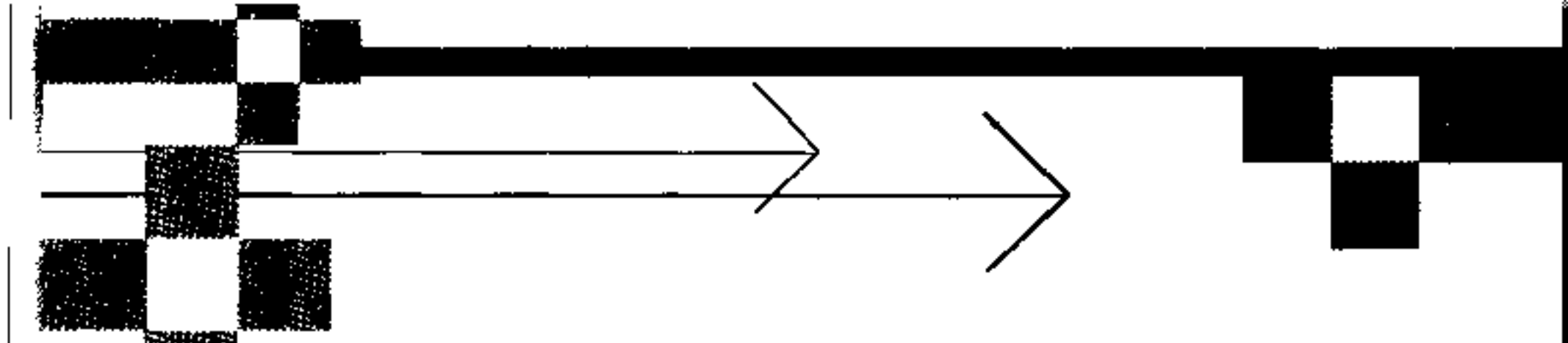
我叹一口气，提笔装模作样在笔记上写了“变态”，是的，我觉得他的这类举动，只有“变态”这个词语才能精辟概括。

苍白瘦弱的同桌林凌一直在奋笔疾书，我怀疑这喜欢机械认真抄笔记的乖乖女会把陈老师的“有一个人”全文照抄，所以特地偷看一眼：“量质为m的体物，在平行斜面向上的……”我忍不住要笑了，她近来不知怎么搞的，老是把词语倒着写，“质量”为“量质”，“物体”为“体物”，注意到我的目光，她有些惊慌地把笔记往自己那边拉了拉，且白了我一眼，我对她报以我著名的“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这不是我自封的，是一个女孩写给我的匿名信上说的。

说起那封信，我还是挺生妈妈的气。上个星期天的下午，表姐阿黛来了。妈妈坚持不要她去厨房帮忙，也破天荒进房间叫我出来，恩准我不用做她每天布置的习题，让我和阿黛姐在客厅聊天。我打算给阿黛姐看我才发表的一篇文章，等我轻推开自己的房门，竟然看见此时该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正围着围裙站在我的书桌前，开了桌上的台灯，握着那封楼下门卫才送上来的，我还没来得及拆的信件，对着灯光在照着，看来很好奇里面的内容。

以为她只打算这样检查一下，我就没有做声，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

她看了一阵，却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把我从未见过的晶亮小刀，比划了一下，就手脚麻利地挑开了信封，拿出信纸看了起来——看来我是低估了自己的老妈，人家不但是有备而



来，而且技术娴熟，很有点职业特工的样子，看来干这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一直以为，母亲虽然在学习上对我管教严格，但还是给了我思想上起码的自由与信任。这个发现让我有些震惊，也不知该怎么做好，后退了几步，弄出了一些声响。

妈妈手忙脚乱地将信和小刀塞进口袋，转过身来，居然神色自若，没有一丝慌乱，还指责我：“小伟，你怎么这样懒，书桌很乱，电脑屏幕上也全是灰尘。阿黛要是看见了，肯定会笑话你的。”她边说边收拾桌子，还居然从那个揣了我的信和作案工具的围裙口袋里，变魔术般摸出一块洁白的抹布，开始擦我的电脑显示屏。

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有一种看见一个演技惊人、该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后被埋在民间的惋惜。

我故意走上前去，在桌上的书堆里翻翻找找，妈妈仿佛漫不经心地问：“找什么呢？”

“我有一封信呢，打算给表姐看看，哪里去了？”我也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心里暗暗好笑我们母子的合作剧目。

妈妈却巧妙地把球推给了我：“什么信？你这孩子啊，东西总是乱丢，自己好好找吧，我没看见。妈妈要做饭去了。”

她步态轻盈地走掉，留下我像个傻子般呆站在那里。

妈妈真的艺高到令人叹为观止，那天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我在吃饭，还是在和阿黛姐聊天，我无时不在注意妈妈的举动，未发现她再进我的房间，可是，待阿黛姐告别走掉，我转身回房，就看见了那封信，它好好地放在书堆之上，仿佛从来就没离开过。

这一回，换成我把它拿到台灯下照来照去了，信的封口处，有很微小的撕裂痕迹，已经用胶水细心粘贴过了，胶水也已经被小心地弄干了，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真的是伪装得天衣无缝。信封上的字迹很俊秀，看来像是女孩子的字体，落款处写“内详”，收信人她还不是写“王俊伟 收”，而是写“王俊伟 亲拆”，就是她的这些小心翼翼，害我就是不能“亲拆”。

我回头朝房门看看，摇摇头，拆开了信件。

令我气恼的是，里面空空如也！

“妈！妈！”我开始大叫。

妈妈穿着一身米白色的刺绣真丝睡衣，戴着细边眼镜，雍容华贵地走了过来，满脸的不快：“小伟，你怎么总是这样！大喊大叫的，叫邻居都听见了，像个什么样子？！”

妈妈的口头禅永远是这三句话，“你总是这样！”“我知道你的！”“我是为了你好！”

“我要我的信，我有这自由。”我看也不看她地说。

“什么信，你手里拿的不就是？”她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知道这信不是空的，请您把里面的信纸给我。”我尽量心平气和。

“你这孩子在胡说什么？”妈妈居然打算装糊涂到底。

“我亲眼看见您拆了我的信，还把信纸拿出来看了。还给我。”我对她的说谎简直有点失望，语气开始不耐。

“你这孩子，怎么对妈妈这么说话！”她似乎是对我的失礼绝望了。

“妈，我知道您怕我做错事，可是，我不是囚犯，囚犯都可以通信自由，我怎么连信都要被没收呢？不过是一封信罢了，



能是什么大问题？请您还我！”

“我是为了你好！”妈妈的口头禅来了，“你才读高一，学习都弄不清楚了，就学人家去谈什么恋爱，简直不像话！妈妈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现在居然这样！”她竟然开始落泪。

“什么谈恋爱？你又受了什么委屈？妈您在乱说什么啊！”我快被她的胡言乱语给气疯了，同时也被一贯冷静刚强的她少见的眼泪吓了一跳。

门口响起了开门声，然后是爸爸稳健的脚步声，再然后是刘叔的大嗓门：“冷老师，对不起，我又来打搅了！今晚啊，是我叫王总在外面吃饭的，您不要生他气噢！”

正在哭泣的妈妈马上擦干眼泪，换了优雅的音调回答着走出去：“没有关系，老刘您请坐。”她没有忘记温言软语地问爸爸：“王总你们喝酒了？要不要我去厨房煮点糖水给你们醒酒啊？”

妈妈永远都是这样，在外人面前端庄娴雅，美丽温柔，和爸爸是一对情深伉俪的模样，只要没有外人，她对爸爸就冷若冰霜，多年来一直这样。

记得我10岁那年，因为妈妈一直闹着离婚，父母不断地吵架，我一气之下，提着厨房的菜刀放在脖子边，对着他们大叫：“烦死了！天天吵！再吵再吵，我死给你们看！”那以后，他们不再吵架，却换成这种奇怪方式来相处。真不知别人的父母怎么就可以和睦相处，我的父母就得这般演戏一样。

刘叔的大嗓门在客厅又响起来：“小帅哥！在干什么啊？听见刘叔来了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我笑着摇摇头，走出去：“刘叔好！”

“你好！小帅哥！还在学习吗？”高大魁梧的刘叔一把拍在我肩上：“这小帅哥哦，又长高了，怎么样，有1米82了吧？”

我摇头：“还差一点儿，只有1米81。”

刘叔说：“哦，还好，还差你刘叔3公分。你小子，别超过我家晓槿太多，他才有1米69。怎么搞的，老爹这么高胖，儿子却那么矮瘦。哈哈……”

他自以为很幽默地笑了，发现我们一家三口都没笑他才住了嘴。

妈妈用托盘端上了三碗莲子糖水，笑语盈盈地给了刘叔一碗，再柔情似水地给了爸爸一碗，刘叔啧啧地夸赞：“王总啊，你真有福气，娶了这么个天下无双的好太太，漂亮，有文化，又出了很多书，下得厨房进得厅堂，简直是让人羡慕啊。”爸爸很受用地听着，微笑着，看着妈妈。

当妈妈慈爱地递了一碗给我时，我淡淡地说：“不想吃。”有些赌气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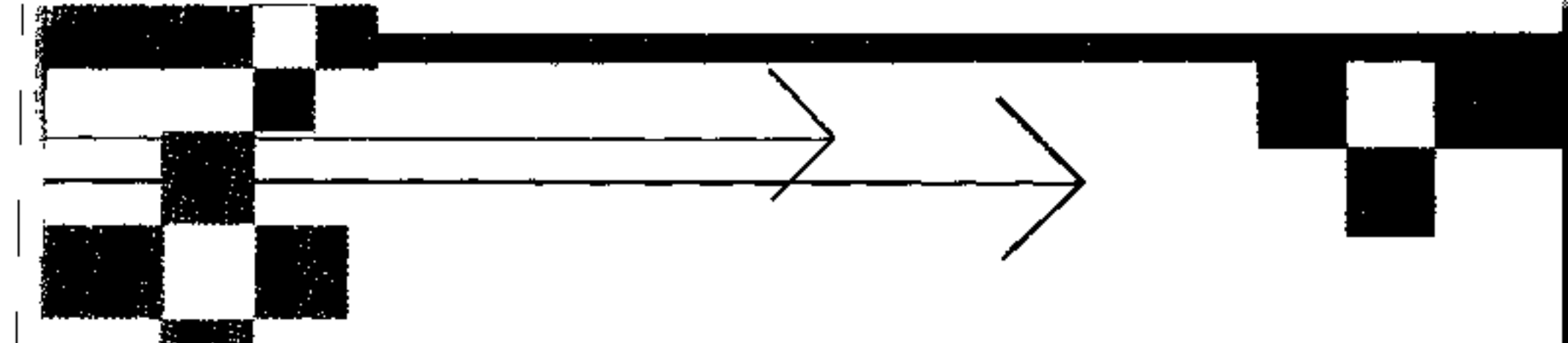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有些担心地说：“孩子，你不是生病了吧？”仿佛我们没有过争执。

她越假装没事，我越生气，干脆地说：“我不是生病，是还在生气！”我讨厌配合她在外人面前演戏。

她被我吓了一跳，刘叔则感兴趣地插嘴：“哦，小帅哥生谁的气？”

爸爸也转头看着我：“小伟，你说什么？”再转头问妈妈，“冷激，你们俩怎么啦？”

妈妈冷了脸放下碗，径直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信纸，递给爸爸：“你的宝贝儿子，生气我把他的恋爱信没收了。你这



当爸的看看，这能给他吗？我这么做是为了他好！”她转身回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刘叔笑了，很真诚地夸我：“哦，16岁谈恋爱啊！有出息！和我当年差不多！”

他凑近爸爸，边看边大声念：“王俊伟，你好！收到这封信你也许会很吃惊，也许想问两个问题：我是谁？我怎么知道你家地址？我可以告诉你答案，第一，你认识我，第二，我很多次放学都跟在你身后，看着你走进家门。我只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我会一直支持你，关心你。永远。小米。”

他呆了半晌，回头问我：“这就完了？小米是谁？这还不是女朋友啊，只能是单相思。你妈妈想得太多了吧！哈哈……这儿子帅了就招女孩子，难怪你妈妈紧张你……”又很有些自卑似的自言自语，“我家晓槿怎么还没收到过女孩子的信呢？这可不行……”

我呆在那里，想不通几个问题，第一，我不认识叫小米的人，谁是小米？第二，妈妈的逻辑思维有问题，在她看来，这封莫名其妙的信是我早恋的证据？第三，为什么我这封信的曝光顺序竟然会是妈妈拆了、爸爸看了、刘叔念了，最后才是我听了？

爸爸笑着把信还给我：“你妈妈，有点小题大做。不要和她生气，女人嘛，总是这样。小伟你长大了，开始有人喜欢你，说明你优秀，而不是你有错误。要不要收藏起来做个纪念？”

刘叔在一边建议：“要不，我找个人给你把它裱起来？哈哈……”复又话题一转，“好小子，真是虎父无犬子，你老爸是

咱们地产界的师奶杀手，老白马王子，你是教育界的少女杀手，小白马王子！”说完往我肩膀上又是一记老拳，然后自顾自地笑得满脸开花。

老爸居然也听得洋洋得意，很受用刘叔这马屁的样子。

这就是我家的奇怪家教！老妈神经过敏严厉非常，是最严格刻板的那种家长的典型；老爸放任自流宽松过度，是最开通甚至是没点正经的那种家长的范例；他们简直完全是两个极端，我夹在中间忽冷忽热，早晚会被弄得人格分裂、精神崩溃。

不过这是他们的不同个性造成的。爸妈本来就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妈妈是湘雅大学的语文教师，孤傲清高，爱好钻研学业，出版了不少专业书籍，从来没停止过对事业的追求，四十三岁了还在攻读硕士学位。对我难免要求过高，从小到大就给我留意各种补习班学习班，检查作业，布置额外作业。总希望我出人头地，成名成家。

爸爸呢，是万仲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时髦前卫，幽默搞笑。有时喜欢臭显有钱，领导吃喝玩乐穿着打扮上网各种潮流，在他的小圈子里，俨然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引得他公司里的手下，比如经理刘叔之流对他很是崇拜。会同意我的很多观点，经常和我开玩笑。总是赶着时髦给我买名牌服装、随身听、电脑、DVD，对我的未来却好像没什么大志向。

其实，让妈妈视若洪水猛兽的女生来信，我已经收到过数次了。不过那是在教室的抽屉里，或者是邮寄到学校传达室，不可否认，我每次看了都有些高兴，就像爸爸说的，有人欣赏并不是件坏事。我也会和其他男生一样，关注好看的女孩子，



色切，本来就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

